

御谜士三部曲 1

THE RIDDLE-MASTER TRILOGY

〔美国〕帕特里夏·麦奇利普 著

赫德御谜士

严韵译

THE
RIDDLE-MASTER
OF HED

Patricia A. McKillip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御谜士三部曲 1

THE RIDDLE-MASTER TRILOGY

〔美国〕帕特里夏·麦奇利普 著

赫德御谜士

严韵译

THE
RIDDLE-MASTER
OF HED

Patricia A. McKillip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御谜士三部曲. 1, 赫德御谜士 / (美) 帕特里夏·
麦奇利普 (Patricia A. McKillip) 著; 严韵译. — 长
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6

(幻想家)

书名原文: The Riddle—Master of Hed

ISBN 978-7-5404-6115-7

I. ①御… II. ①帕… ②严…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0079号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缪思出版授权



幻想家

御谜士三部曲1：赫德御谜士

YUMISHI SANBUQU 1: HEDE YUMISHI

作 者：〔美国〕帕特里夏·麦奇利普

译 者：严 韵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吴 健

装帧设计：韩 捷

内文排版：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75

字 数：166千字

版 次：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6115-7

定 价：42.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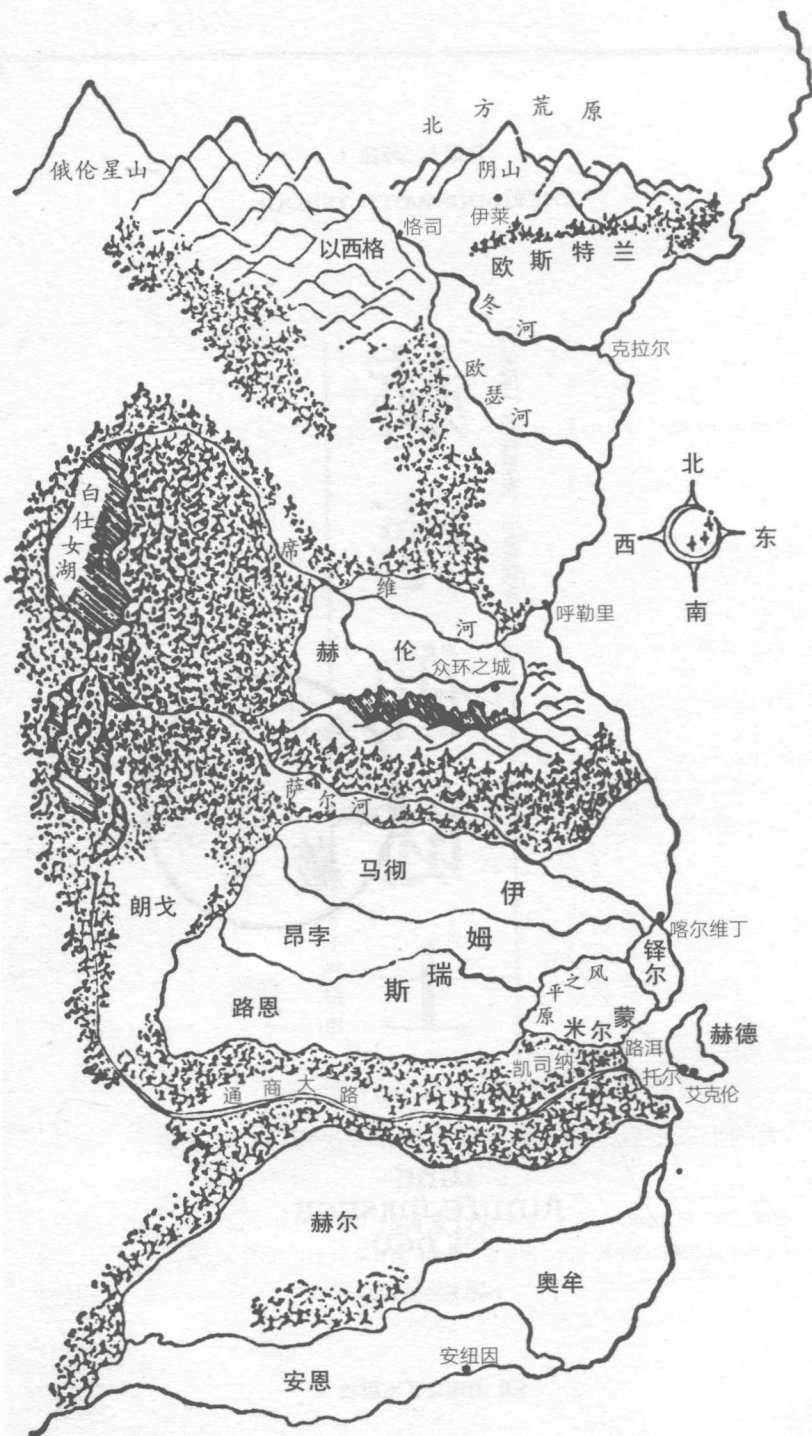


IMĀGINOR, ERGŌ SUM.

想象即存在



幻想家



地图绘制：凯茜·麦奇利普

作者序

很久以前，在我非常年少的时候，一般书店里，科幻与奇幻类专区的大小约只有从我鼻子到大拇指间的距离。那时我发现了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即使到了现在，仅仅是在电脑屏幕上打出这几个字，都有如施展了跨越时空的魔法。我犹记得随着哈比人和英雄行遍那些遥远的国度，就像记得自己小时候出国旅行一样。那时候，世界是全新的，你不会比较过去和现在，不会比较曾经可能发生的事和现况；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是不熟悉的，一切都那么强烈、奇异、充满潜力，拥有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语言。我想要写这样的作品，我热切想着。任何一个跟我同年龄、同世代，花了多年时间涂涂写写童话故事和想象王国¹传奇，读过的书从《哈姆雷特》到《城与柱》²无所不包，却与“魔戒三部曲”相见恨晚的人，一定都会有这样热切的想法。我只知道，我想回到曾在那几本书中去过的那些地方，回到那个国度、那个丰富神秘的故事里。

大约十二年后，经过数千页手稿和多次修订，我完成了“御谜

1 “想象王国”原文为Ruritania，是英国作家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1863—1933）好几本小说中虚拟的中欧王国，后来也引申为任何冒险奇情故事的背景之意。

2 《城与柱》（*The City and the Pillar*）是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1925—2012）出版于1948年的一部半自传性小说。

士三部曲”。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如今我依然能在书里找到从托尔金的小说中采掘而来的小小灵感宝石：那些谜题、那些地底的水域和洞穴、那种命运感、那含蕴在王者再现神话中的预言。当然，在这十二年当中，我笨拙的挖矿手工逐渐演变成若干大型开采计划，一铲一凿，深入挖掘神话与早期诗作、北欧传奇古诗与史诗，挖到了《白色女神》¹那迷人的愚人金，挖进女性英雄人物的丰富可能性，这道矿脉闪烁着色彩、富含着故事，却很奇怪地乏人开采。我在托尔金作品中所发现的东西，启发了我继续学习；而我所学习到的东西，则写进了《赫德御谜士》《海与火的传人》及《风中竖琴手》中。

虽然有人这么问过，但我无法说“御谜士三部曲”是我最珍视或最深得我心的作品。当时确实如此，但现在不是当时，现在是现在。这套书是——也永远都会是——最深得我童稚之心的作品，那颗心属于写出这三部小说的那个年轻女子，是她教给我魔法，教给我对说故事的热爱，除非任其消亡，否则这两样东西是不会死的。除此之外，我就不代她多说什么了，是她选择了这个故事，这是我现在写不出来的，就像我现在也不可能穿她那些匪夷所思的衣服一样。但我仍会不时瞥见她曾经踏遍数百英里稿纸所旅行过的那片土地，我想着，仿佛它是一个真实的国家：我去过那里。我记得。

1 《白色女神》（*The White Goddess*）是英国作家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 1895—1985）的作品，以诗意的文字对东西方神话史中的女神传统做了深入而丰富的分析整理。

前十一章献给卡罗尔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4
第三章	46
第四章	71
第五章	96
第六章	118
第七章	139
第八章	161
第九章	186
第十章	208
第十一章	234
主要人物和地名	257

第一章

赫德的摩亘在某个秋日见到了至尊的竖琴手，那一天，商船驶进托尔，交易这季的货物。一个小男孩看到了那些船身浑圆的船只，鼓胀着红、蓝、绿条纹的船帆，在远处的小小渔船间穿梭前行。他沿着岸边从托尔跑到赫德侯摩亘的住所艾克伦报信，打断了正在进行的争论。人几乎走光后，男孩在长桌旁坐下，找找早餐还有什么可吃的。赫德侯前一晚装载了两车要交易的啤酒，现在倦意犹然未消，他双眼通红，朝桌子瞥了一眼，大声唤着妹妹。

“可是，摩亘，”哈尔·石东是摩亘手下的农民之一，头发灰白如石磨，身材像袋谷子，他问，“安恩的白色公牛怎么办？你不是说过想要一头吗？葡萄酒不急着换啊——”

“那么，”摩亘说，“那些还在东赫德，在温顿·艾莫瑞谷仓里的谷子又怎么办？总得有人送来托尔，好跟那些商人交易吧。为什么这里总是什么事都没人做？”

“我们已经装好啤酒啦。”摩亘的弟弟埃里亚眼里倒没有熬夜的血丝，他没好气地提醒摩亘。

“多谢你哦。翠斯丹在哪里？翠斯丹！”

“干吗？”赫德的翠斯丹两手抓着还未编好的深色发辫，在摩亘身后不耐烦地问。

“现在先换葡萄酒，明年春天再换公牛。”跟摩亘一起长大的卡浓·马斯特轻快地说，“我们的赫伦葡萄酒存量少得可怜，都快不够这个冬天喝了。”

埃里亚瞧瞧翠斯丹，插话说：“真希望我也闲着没事做，整个早上只要编编辫子、用牛奶洗洗脸就好了。”

“至少我洗了脸！你身上都是啤酒味，你们全都满身啤酒味。还有，谁又踩得满地泥巴？”

众人低头看脚。一年前，翠斯丹还是个细瘦得像根棕色芦苇的女孩，常光着脚在田埂上走，吹着口哨。现在大多数时候她都对镜子里自己的脸怒目而视，也对镜子外视线所及的任何人怒目而视。她将目光从埃里亚转到摩亘身上。

“你刚才大吼大叫要我来干吗？”

赫德侯闭上眼睛：“抱歉，我不是故意要大吼大叫的。我只是要你把桌子清干净，铺上桌布，重新摆好餐具，给壶里装满牛奶和葡萄酒，叫厨房里的人准备肉、奶酪、水果、蔬菜，然后把辫子绑好，穿上鞋，清掉地上的泥巴。商人就快来了。”

“噢，摩亘……”翠斯丹哀叫一声。摩亘则转向埃里亚。

“你骑马去东赫德，叫温顿把谷子送来托尔。”

“哎哟，摩亘！去那儿可得骑上一整天哪！”

“我知道。所以赶快去。”

两人站着不动，脸色通红。摩亘手下的农人兴味盎然，毫不掩饰地在一旁看着。三兄妹都是赫德的艾梭尔和春茵·欧克兰的孩子，但彼此很不相像。翠斯丹有一头散乱的黑发，尖下巴，小脸蛋，长得像母亲；埃里亚小摩亘两岁，遗传了艾梭尔的宽肩、大骨架、柔软的浅金色头发；摩亘淡啤酒色的头发和眼睛则是祖母的遗传，老一辈的人还记得她身材苗条、心性骄傲，来自南赫德，是列司·渥德的女儿。她盯着人瞧时有种特别的神色，正如现在摩亘盯着埃里亚的那种模样，神色超然遥远，活像只狐狸从一堆鸡毛中抬头仰望。埃里亚两颊鼓得像风箱，叹了口气。

“要是我有匹安恩马，就能在晚餐前回来了。”

“我去好了。”卡浓·马斯特接腔，脸有点红。

“我去。”埃里亚说。

“不用啦，我想要……我也好一阵子没看到艾琳·艾莫瑞了，就我去吧。”卡浓朝摩亘瞥了一眼。

“我无所谓，”摩亘说，“只要别忘了你是去那里干什么的就好。埃里亚，你去托尔码头帮忙装货。葛阴，我跟商人换东西时你得在旁边，上次我自己跟他们换，差点用三匹拉犁的马换来一把没有弦的竖琴。”

“你如果要换竖琴，”埃里亚插嘴，“那我要安恩马。”

“我也真的很需要一些赫伦的布，”翠斯丹接着说，“摩亘，我真的很需要，要橘色的布，还要细针、一双以西格的鞋、

一些银纽扣，还有——”

摩亘质问：“你以为我们田里种的是什麼？”

“我知道我们田里种的是什麼，可我也知道我已经扫你床底下扫了六个月，床下那东西你要不就拿出来戴着，要不就卖掉算了，别放在那里积灰尘，连那些宝石的颜色都看不出来了。”

大厅里一阵短暂、意外的沉默。翠斯丹双手抱胸站着，发辫末端散了开来。她面对摩亘，挑衅地高抬下巴，但眼神中有一抹不确定。埃里亚张着嘴愣住了，又一咬牙合上嘴。

“什麼宝石？”

“是一顶王冠。”翠斯丹说，“我在摩亘的书里看过王冠的图片，那是国王戴的东西。”

“我知道王冠是什麼。”埃里亚惊诧地看着摩亘，“你到底是用什麼去换来的？半个赫德吗？”

“我从来不晓得你想要一顶王冠。”卡浓·马斯特纳闷地说，“你父亲一辈子没有王冠，你祖父一辈子没有王冠，你——”

“卡浓，”摩亘说着举起双手，用掌根按压住眼睛，脸涨得通红，“克恩有过一顶王冠。”

“谁？”

“赫德的克恩。他是我们的高高高高高高高祖父。不，还少一个高。那顶王冠是银的，镶一颗卷心菜形的绿色宝石。一天，他用那顶王冠换了二十桶赫伦葡萄酒，结果激起了——”

“不要转移话题。”埃里亚尖锐地说，“你从哪里弄来的？”

拿东西去换的吗？还是……”他停口不说。摩亘放下按在眼睛上的双手。

“还是什么？”

“没什么，别那样看着我。你又想转移话题了。那东西你不是换来的，就是偷来的，再不然就是杀死某个人弄来的——”

“哎呀，好了好了——”体型圆胖，在摩亘手下担任总管的葛阴·欧克兰息事宁人地说。

“或者你只是某天发现它就躺在玉米仓里，像只死老鼠。答案是哪个？”

“我才没有杀人！”摩亘大叫，厨房里锅碗瓢盆的声音突然消失了。他降低音量，语气尖刻地继续说：“你在指控我什么？”

“我没有——”

“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拿不属于我的东西去换那顶王冠，也没有偷——”

“我不是——”

“我是这王冠正正当当的主人，至于怎么个正当法，这点你还没问到。你提出这道谜题，自问自答，却四次都猜错，要是我回答谜题也像你这么蹩脚，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跟你讲话了。现在我要去托尔码头迎接那些商人，等你今天早上想做点工作了，不妨到那里找我。”

摩亘转身离去，留下一群人呆立原地。他才刚走到门前台

阶，满脸通红的埃里亚就动了起来，以跟体型不甚相符的飞速冲过房间，从背后一把抱住摩亘，将他扑倒在台阶下，整个人摔进泥地里。

鸡鸭纷纷四散走避，愤慨地呱呱叫着。农人、从托尔跑来的小男孩、煮饭的厨娘、负责洗锅的女孩，都立刻挤到门前，叽叽喳喳、七嘴八舌地议论。

猛然被扑倒在泥地里的摩亘一下子喘不过气来，趴着不动。埃里亚咬牙切齿地说：“你连个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了吗？你说你现在就不会在这里跟我讲话了是什么意思？摩亘，你是做了什么才拿到那顶王冠的？你从哪里弄来的？你到底做了什么？我发誓我一定要——”

摩亘头晕目眩，抬起头说：“我是在一座塔里得到的。”接着突然一翻身，把埃里亚扳倒在翠斯丹的一丛玫瑰花上。

这场打斗为时虽短，却引人入胜。摩亘手下的农人直到去年春天都还处于艾梭尔温和而有效率的统治之下，现在他们半震惊、半咧嘴而笑地看着赫德侯滚过一摊泥塘，摇摇晃晃站起身，像头公牛似的把头一低，朝弟弟冲过去。埃里亚从花丛里挣扎着爬起，抡着拳头迎上前去。双方接触的那一刹那，静止的空气中发出有如远处挥斧劈柴般的声音。

埃里亚惊惶地跪在倒下的哥哥身旁，问道：“对不起，对不起，摩亘，我是不是打伤你了？”

这时，火冒三丈的翠斯丹一语不发地把一桶牛奶倒在两人

头上。

一阵奇特的呜咽突然从门廊传来，是卡浓·马斯特坐在台阶上，脸埋在膝头。埃里亚低头看着沾满泥泞的束腰罩衫，徒劳地拍掉衣服。

“看看你做了什么好事。”他哀怨地说，“摩亘？”

“你压坏了我的玫瑰。”翠斯丹说，“看看你当着大家的面，对摩亘做了什么好事。”她坐在摩亘身旁湿答答的地上，脸上惯有的怒视表情消失了。她用围裙擦擦摩亘的脸，摩亘昏昏然眨着眼，睫毛上还沾着好几滴牛奶。原先半跪的埃里亚往后跪坐下去。

“摩亘，对不起。但别以为这样你就可以回避问题。”

过了一会儿，摩亘小心地抬起一只手摸摸嘴巴，声音沙哑地问：“什么——什么问题？”

“别管了，”翠斯丹说，“不是什么值得大打出手的事情。”

“我身上这是什么？”

“牛奶。”

“对不起。”埃里亚又说了一次，示好地伸出一只手去扶摩亘的肩膀，但摩亘摇摇头。

“先让我在这里躺一下。你干吗打我打得这么用力？先是说杀人，然后又打我，又把牛奶倒得我满身都是。而且还是酸的，这牛奶是酸的！你把酸牛奶倒得我满身——”

“是我倒的，”翠斯丹说，“这牛奶本来要拿去喂猪。你